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八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潘　炯

讀禮通考卷八十二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葬考一

乾學案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體魄暴露於地上而欺土以藏之勿使人見也孟子云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不忍見狐狸蠅蚋之患遂歸反虆梩而掩之葬埋之法蓋權輿於此矣易大傳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

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葢自黄帝始為之夏殷又加厚焉周監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表以銘旌之儀而其制始備又有冢人墓大夫之官掌其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唯庶人不封不樹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此皆天理之節文人情之所不容已者先王因時立政世世可

以通行不得是古而非今棄厚而從薄也後世務為觀美踵事增華日新月異於是有下錮三泉之穴有高象祁連之形有黄腸題凑之固有便房外藏之廣有金蠶鳧鴈之寶有墓誌壙銘之石其外則有華表碑闕之構翁仲天禄辟邪麒麟羊虎之衛其行殯也則有方相俑人之導鼓吹羽葆百戲之樂要皆無益於死者而徒虚地上以實地下其於古先

葬埋之本意失之遠矣夫禮所以制中也秦漢以降達生之士多豫為終制大抵棺周於身土周於棺下不及泉上不泄臭是為葬之溥而不悖於禮者至若王孫之布囊士安之籧篨則矯俗之過詭異而不可以為訓死者必至於速朽生者亦無以自安豈聖人制中之道哉梁顧憲之有言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斯真知禮意者矣　又案古者葬不擇地

周禮墓大夫職曰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蓋萬民墓地同處墓大夫為分其域亦如冢人以昭穆定位次而豫為之圖新死者則授之兆是故自天子以下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期無或愆者惟宅兆已定而無所容其擇也獨孝經有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夫卜則有吉凶有棄取是亦擇矣疑與周禮之言不合不知世數無窮而

地域有限子姓蕃衍安能盡容其勢必至於改卜又從他國遷來者是為別子始造塋亦須卜成子高謂慶遺曰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正此類也豈後世人卜一丘之謂哉自秦罷封建而宗法不行族葬之禮遂廢去聖久遠邪說如蝟毛而起淫巫瞽史得簧鼓於其間漢武帝時聚會占驗即有所為堪輿家班固藝文志五行家有堪輿金匱十四

卷又形法家有宮宅地形二十卷葬書蓋萌芽於此而張平子冢賦述上下岡隴之狀略如今葬書尋龍捉脈之為者至東晉而郭璞專攻其術世遂依託為青囊之書轉相熒惑其毒遂横流於天下唐太宗命吕才著論以深闢之竟不能止為人子若孫者訹於禍福之説延葬師求吉壤剖判地脈斟酌向背諏選年月日時貧者不能擇地富者擇之太詳

於是父祖之體魄暴露中野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者夫畏禍逡巡是為不知命而或以其親邀福遲之又久自陷於大不孝之罪可不謂至愚乎昔司馬文正為諫官奏乞禁天下葬書而張無垢律葬巫以左道亂政假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之辟蓋痛心疾首於世俗之所為與述者之一悟也然自孝經有卜宅安厝之文雖程朱大儒亦以為地不可不

擇程子以土色光潤草木茂盛為吉地之驗而又言五患當避朱子云須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此亦仁人孝子用心之極致但一邑之中一鄉之地求形勢拱揖環抱而五患永絶者不可多得昔晉有九原漢有北邙凡國之冢墓皆萃焉今則人卜一丘葬師之法雖高陵平原地盈數頃而所乘止一綫之氣所容僅兩䰟之棺餘皆為彼法所棄

而不可用如此則舊冢未沒新冢日多安所
得百千萬億之美地而給之雖有知禮者告
之曰先王之制葬期遠不過七月近代著令
概以三月今律戓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
經年不葬者罪當杖禮與律不可犯也其如
美地之難得何吾故以為周官之法即不可
復而宋趙季明族葬之圖不可以不講也葢
自族葬廢而人卜一丘美地難得且多陰陽

禁忌遷延歲月恬不知怪誠使季明之說行則兆域素定葬可如期唯數世之後地不能容乃始改卜為子若孫者禍福之念無所動於中則葬師不得操其柄此拔本塞源之論可以矯敝俗而歸諸厚司邦教者所當留意也　又案禮經無祭墓之文故先儒云古不墓祭墓祭自東漢明帝始然經雖無明文而傳記間有其事如武王將東觀兵上祭于畢

則周初有行之者矣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則春秋末有行之者矣孟子云東郭墦間之祭則戰國時有行之者矣張良子孫上先冢并祠黃石則西漢初有行之者矣夫豈始於明帝哉特天子率百官上陵以每歲正月行之垂為永制則自明帝始耳原夫古之所以不墓祭者人之死也骨肉歸於土而魂氣無不之魂依於主魄藏於壙

魂有靈而魄無知故聖人祭魂於廟不祭魄於墓非察於幽明死生之説鬼神之情狀者其孰能與於此然而展墓之禮經固有明文子路贈顔淵曰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展墓者即後世之所謂拜埽也桑梓之植梧檟之澤人子猶不敢忘況親之體魄所藏豈有終歲不省而能慹然者故拜埽不可闕拜埽既不可闕則薦以時物

將其慤誠亦禮之緣情而生由義以起者故
蔡邕謂上陵之禮雖煩而不可省而朱子家
禮亦載寒食墓祭之儀記曰有其舉之莫敢
廢也今必欲廢千餘年通行之事以求合於
古經豈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哉所可
怪者末俗相沿流失日甚或假上墓之便召
客會飲酣歌醉舞與踏青藉草之遊同其歡
暢夫過墟墓而生哀人之情也陶淵明與人

飲周家墓柏下乃西晉放誕之餘習禮法之士猶不為矧一本之親而樂其所哀也哉君子以為有人心者宜於此變焉矣李濟翁資暇録言當時寒食拜埽多白衫麻鞵朱子稱湖南風俗猶有古意人家上冢往往哭盡哀今縱不必爾亦當致其怵惕悽愴之意行墳塋省封樹翦荆棘培土壤事畢近者旋反遠則託旁舍一飯而去不用飲福是為禮之變

而不失其正者至若近世士大夫榮貴還家必上墓焚黄盛宴親舊鼓樂喧闐夸耀鄉閭恐亦非禮此當以告廟為正如必欲從俗則去樂罷宴唯以公服行事可也

葬次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二曰族墳墓注族猶類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

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

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注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藏之先王造塋者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疏訓公為君者言君則上通天子此既王之墓域故訓為君也未有死者之時先畫其地之形勢豫圖其丘壟之處既為之圖後須葬者依圖置之也置塋以昭穆夾處與置廟同

王昭禹曰謂之公墓之地則其地屬於公而非私有之也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葬於此地冢人掌焉葬者則依圖授之地也

劉執中曰廟雖已毀而墓之昭穆不可遷也

劉彝曰考妣祖先族而葬之萃於一處則子孫之心有所依慕不忍舍之以適他邦故一其志安於里閭也

鄭鍔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是也

呂祖謙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𡠠宫室二曰族墳墓是維死生之大紀三代相傳而不變者也居焉而父子有秩兆焉而昭穆有班奇衺譎怪之説未嘗出於其間斯民之生老壽蕃祉繫族以宗名官以氏至於千百年而不替王政既熄舉丘封窀穸之柄委之巫史妖誕相承誘怵並作民始忍以啜粥飲水之時起射名干利之望窀穸所卜畔經遠祖度越疆畛孤峙數舍之外服降屬疏蓋有樵牧不禁者矣甚者兄弟忿鬬或謂是山於伯獨吉或謂是水於季獨凶狐疑相伏暴其親之遺骨而不可揜是可哀也

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　注子孫各就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并昭穆　疏謂先王子孫為畿内諸侯王朝卿大夫士死者則居先王前後之左右

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　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

王昭禹曰死政者既養其老孤而又享之所以勸之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所以絀之

凡有功者居前注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疏居前則不問為諸侯與卿大夫士但是有功皆得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也

黄度曰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有功者各居其前

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注別尊卑也王侯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疏此文自王以下皆有而云爵等則天子亦是爵號也尊者丘高而樹多卑者封下而樹少

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注位謂丘封所居前後也禁所為塋限疏即昭穆為左右是須正之使不失本位墓域即兆域是也謂四畔溝兆蹕謂止行人不得近之守墓禁

謂禁制不得漫入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蹕均其禁疏上文惟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諸侯之墓地故此經總見之若然此墓地舊有兆域今新死者隨即授之耳

王氏曰授之兆則使之自竁窆均其地則均其地守焉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注凡邦中之墓地萬民所葬地疏鄭知萬是萬民葬地者以下文云令國民族葬非有爵者故知邦墓是萬民若然鄭云度數爵等之大小見有爵者謂本為庶人設墓則有子孫為卿大夫士其葬不離父祖故兼見卿大夫士也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注族葬各從其親疏族葬據五服之內親者共為一所而葬異族即別塋知族是五服

之內者左傳哭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故知族是服內 正其位掌其度數 注位謂昭穆也度數爵等之大小 疏凡萬民墓地亦如上文豫有昭穆為左右故云正其位爵等之大小者亦如冢人云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也 使皆有私地域 注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葬使相容 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 注爭墓地者聽其獄訟 注爭侵區域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注塋厲限遮列處鄭司農云居其中之室有官寺在墓中 疏帥其屬者墓大夫帥下屬官也居其中之室者謂於葬地中央為室而萬民各自守之

劉執中曰聖人父母其民生則富其衣食而教以仁義死則為之地域而守其丘樹則為子孫者有不忠乎君而不服其教者乎

檀弓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注北方國北也　疏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方慤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

北史魏廣川王諧薨有司奏廣川王妃薨於代京未審以新尊從於卑舊為宜卑舊來就新尊詔曰遷洛之人自兹厥後悉可歸骸芒嶺皆不得就塋恒代其有夫先

葬北婦今喪在南婦人從夫宜還代葬若欲移父就母亦得任之其有妻墳於恒代夫死於洛不得以尊就卑欲移母就父宜亦從之若異葬亦從之若不在葬限身在代喪葬之彼此皆得任之其戸屬恒燕身官京洛去留之宜亦從所擇其屬諸州者各得任意

唐六典凡功臣密戚諸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而列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

二程全書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

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

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趙氏族葬圖

后土壇

陪葬

凡陪葬者居東後葬者次其西不以齒為序

子之妾　孫之妾　曾孫之妾　玄孫之妾

女之殤　女孫之殤　女曾孫之殤　女玄孫之殤

女之三殤列葬於此棄女還家亦祔焉先葬者居東後葬者次其西不以齒為序

子之殤　孫之殤　曾孫之殤　玄孫之殤

男子長殤雖未娶亦居昭穆中殤已娶者亦然其未娶者與殤皆葬於此先葬居西後葬者次其東不以齒為序

凡葬祖後者皆南首祖正北東西空二步

祖

凡葬昭者以西為上其正妻繼室及有子之妾合祔其墓之東妾與君稍南仍皆與夫同封

祖及昭穆皆北首神道東西濶五步南

凡葬穆者以東為上其正妻繼室凡有子之妾合祔其墓之西妾與君稍南仍皆與夫同封

昭

長　次　三　四　五

諸子不論適庶貴賤皆序齒列葬於此

長　次　三　四　五

曾孫序齒列葬

穆

長　次　三　四　五

諸孫不分何房所出及適庶貴賤皆序齒列葬於此

長　次　三　四　五

玄孫序齒列葬

南

趙昞族葬圖說凡為葬五世之塋當以祖墓分心南北空四十五步使可容昭穆之位分心空五十四步可容男女之殤位東西不必預分臨時量所葬人數裁酌又曰宗法之壞久矣人之族屬散無統紀雖奉先之祀僅申於四親而祖免以還不復相録能知同享其所自出者寡矣幸而周禮不泯族葬之類猶有一二存者如祖塋拜埽疎遠咸集餕福胙相勞苦序間闊尚可見同宗之意也但葬者惑於流俗困於拘忌冢墓叢雜昭穆淆

亂使不可辨識又或子孫豐顯恥葬下列別建兆域以遠其祖是皆可恨也今取墓大夫冢人之義參酌時宜為之圖既藏於祠室以遺宗人俾凡有喪案圖下葬無事紛紛之說焉蓋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案朱文公家禮祠堂為四龕以奉先世高祖考妣居後西第一龕曾祖考妣次之祖考妣又次之考妣居東龕嗣於易世則遞遷祧毀焉其親盡者埋神主於墓所或祠堂兩階之間

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為始祖謂從他國遷於此地沒則子孫始造塋而葬者其墓居塋之中央北首妻沒則祔其右有繼室則妻居左而繼室居右二人以上則左右以次而祔焉其有子之妾又居繼室之次亦皆與夫同封案禮雖以地道

尊右而葬法問禮昭穆之制昭穆尚左故不得不遵用馬子不别適庶不分孰為妻及繼室所出孰為側室所出孫不敢即其父不分兄或弟所生及適庶貴賤也皆以齒列昭穆諸子葬祖之東南昭位北首並列以西為上其正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東仍皆與夫同封諸孫葬祖之西南穆位北首並列以東為上妻繼室有子之妾各祔其夫之西餘與昭同凡昭穆之墓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相去各九步法陽數也每封東西不可預分蓋其所葬人數多寡難於前定若夫貴之與賤碑表存馬為人子弟者可不以此而序其天倫哉尊尊也知其有祖而不敢以祔其父也曾玄而下左右祔諸曾孫不分何房所出皆序齒列葬子之南玄孫序齒列葬孫之南以其班也左皆曰昭右皆曰穆昭與昭並穆與穆並兄弟同列子孫同班在昭位則用昭制在穆位則用

穆制也百世可行也六世孫在曾孫之南七世孫在玄孫之南八世孫在六世孫之南九世孫在八世孫之南雖至百世亦皆可祔焉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以近祖墓為上北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妻曰合妾曰從母以子貴也有子則然降女君明貴賤也案韓魏公葬所生母胡氏其柩退適夫人之地尺許令謂凡妾之柩當比正妻繼室稍南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居成人之位十有六為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處祖後示未成人也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凡已昬娶即為成人

案周禮周人以殷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又曰下殤葬於園輿機而往不棺斂於宮中自周公時已不輿機即葬於墓然尚有以見古人視長殤與中下殤之禮亦異矣故今以長殤居成人之位中殤已娶亦然未娶者與下殤葬祖之北稍東殤女葬祖之北稍西祖墓正北不可下穴其地東西空三步象三才也凡殤是祖之子與女其墓去祖北六步若孫則在子之北孫女在女之北曾玄而下皆重行南首每一列自墓分心南北亦相去六步法陰數也蓋昭穆前引用陽數殤後引用陰數凡數比者男子先沒則居西後沒者次其東女子先沒則居東次沒者次其西皆不以齒為序案周禮先王之塋子孫從葬而諸侯之祔者則前引大夫士之祔者則後引蓋前貴後賤一以爵為尊卑同朝廷之禮若後世臣庶之家其制不應乃爾但當以齒為序而令成人前引殤後引亦不失禮意矣

序不以齒不期夭也

如弟先葬而留兄之

穴則是預期其兄夭殤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居祖穴之東女居祖穴之西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男女雖異位而二位東西相照必使每行共為一列祖北不墓避其正也嫌其當祖之首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程子曰棄女還家以殤亦葬之故今啟穴在殤女位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如祖之妾無子者亦陪葬子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諸女相值而在祖妾之北孫之妾與孫女相值在子妾之北曾玄而下每列盡然而皆南首先葬者居東後葬者次其西不以娣姒年齒為序案禮古之公卿大夫為貴妾服緦士妾有子亦服之則公卿貴妾無子猶服也今之妾其無所出者生享諸母之尊沒與路人不異案經揆義竊所未安故列諸塋內以廣愛親之意

焉

族葬者所以尊遠祖辨昭穆親遜屬宗法之遺意也為子孫而葬其親苟非貧乏之塗遠不祔於祖與祔而不以其倫則視死者為不物矣其如焚尸沈骨委之烏鳶孰不可忍也尚何望其能事祖與宗人哉嗚呼去順效逆葬不以禮繩以春秋誅心之法其亦難乎免矣

張子全書安穴之法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為兩列亦須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卧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

朱子語類陳淳問於朱子曰某欲改葬前妣祔於先塋以前妣與先父合爲一封土而以繼妣少間數步別爲一封土與朋友議以神道尊右而欲二妣皆列於先塋之左不審是否然程子葬穴圖又以昭居左而穆居右而廟制亦左昭右穆何也曰昭穆但分世數不分尊卑如父爲穆則子爲昭豈可以尊卑論乎周室廟制太王文王爲穆王季武王爲昭此可考也

堯卿問合葬夫婦之位曰某當初葬亡室只存東

畔一位亦不曾考禮是如何呉卿云地道以右為尊恐男當居右曰祭以西為上則葬時亦當如此方是

能改齋漫録包孝肅公家訓云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没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共三十七字其下押字又云仰珙刋石竪於堂屋東壁以詔後世又十四字珙者孝肅之子也

王廷相葬次説趙季明族葬説何如曰序昭穆收族

屬有宗法之遺意焉以次列兆靡拘壟脈亦可以破術士之妄矣世次曰遡子孫繁衍如塋域之不廣何曰五世而遷如小宗然亦禮也李明之為說曰家之祭止於高曾祖考親親也墓之葬則以造塋者為始祖子不別適庶孫不敢即其父不分兄及弟所生皆與適庶貴賤也以齒列昭穆尊尊也曾玄而下左右祔各以其班也曾孫以齒列於子之南玄孫以齒列孫之南各從昭穆之序也昭與昭并穆與穆并百世可行也昭尚左穆尚右貴近尊也昭以左為上兄弟以次而

東男西女東亦如之穆以右為上兄弟以次而西北男東女西亦如之所以然者以近祖墓為上也首詣幽冥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於女君明貴賤也凡妾之柩當比適妻之兆稍南與夫同封示繫一人也其黜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合葬義絕也男子長殤及殤巳娶皆葬成人之位以有成人之道也中下之殤皆葬祖後示未成人也序不以齒不期夭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男居祖北之東女居祖北之西而昭穆必以班班不可亂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

後葬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如祖之妾無子者亦葬祖後之西稍北南首子之妾與諸女相值在其北孫之妾與孫女相值又在其北先葬者居東後葬者在其西俱不以娣姒年齒為序嗟乎是論也祔子姓逮殤獨則謂之仁正男女謹適妾則謂之義左右前後各以其班祔則謂之禮從事體之宜而不惑於邪術則謂之智故曰序昭穆收族屬有宗法之遺意焉不直為喪葬之設而已也 柩在殯則南首至葬則北首何也曰檀弓

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葢人道尚昭明殯仍南首者孝子猶若親之生不忍以神待之也鬼神尚幽暗故葬於國北北首往詣幽冥之道也今之居室塋域未必南向何如曰殯權道也隨其居室可也葬則必以正向如向陽負陰正南北之位禮也觀於古人之墓無偏向者可知矣後世有之者惑於風水之徒也男女之合葬者何也曰禮也記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故曰禮也

古也並棺而同椁今也葬以厌鬲異椁而同穴可也

有離之者何也力之不能祔者變也男女之位次何

也曰葬以北首男東女西禮也觀於國葬之昭穆可

知也謂地道以右為尊者非君子之言也嫁殤而遷

葬者何也曰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同之在男比之苟

合在女比之私奔是亦亂人倫矣

李濂族葬論上篇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

封不樹未聞棺椁也中古聖人始易之以棺椁檀弓

曰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殷人棺椁周人牆置翣葢彌文矣未聞合葬也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合葬矣未聞封而識之也子曰古者墓而不墳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封識矣未聞族葬也周禮春官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葢古者王公以下皆族葬不特士庶人為然也曰為之圖

謂方其未死也豫圖其地之形勢及丘壟之處謹而藏之後有死者案圖以葬也曰先王之墓居中以昭穆為左右謂以遷從造塋者為始祖也如文王居豐葬于畢是文王為造塋者宜居中穴次以武王為昭居左成王為穆居右康王為昭居左昭王為穆居右至平王東遷則又為洛陽之始祖矣嗣王亦然抑此論古者國君之葬制云爾未及士庶人也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而為之圖令圖民族葬而掌其禁令

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曰掌其禁令戒不相侵也曰正其位俾序昭穆也曰掌其度數謂差其丘封之度與其樹數也此士庶人之族葬皆君為之畫地以葬非民自為地也故曰聖人父母萬民生則富之教之死則葬之此王澤所以入人之深淪骨而浹髓者也夫族葬之制見諸周官者如此孰廢之曰秦廢之秦用商鞅廢井田開阡陌先王族葬之制由是大壞兼以刑法之術興野師盲巫又倡為吉凶禍

福之説聖人私心累之故喜聞而樂從於是世自為墓以覬利澤或有一易再易三四易遠去父母之兆而不復省視者矣嗚呼流俗之可惡邪説害之也君子有維持世道之責以闢邪説正人心為已任盍求古人族葬之制而行之以為斯世斯民之表乎　下篇人有言曰宗法廢而天下無親族自封建之制不行而大小宗之法不立是故人之於族也散無統紀不相聯屬由是親者疎疎者為塗人固有閲數歲而

不相見者矣維持世道之君子思挽末俗而反之厚將何所庸力乎有一焉固人人之所得為也吾聞族葬之法載諸周官苟能憲古準今參酌而行之當歲時拜埽之際親疎畢至同展謁於墓所序睽闊相慰勞而水木本源之念油然以生庶幾合族之道乎邇者攺卜蘇邸之阡弗揣涼薄乃講求古人族葬之法欲使子孫世守之不廢葢嘗徧考先正諸家之説而獨有取於趙季明之言曰墓之葬以造塋者為始祖

子不别適庶孫不敢即其父皆以齒列昭穆尊尊也
曾玄而下左右祔以其班也妻繼室無所出合祔其
夫崇正體也妾從祔母以子貴也降女君明貴賤也
與夫同封亦繫一人也其出與改嫁雖宗子之母不
合葬義絶也男子長殤及殤巳娶皆居成人之位有
父之道也中下之殤葬祖後亦未成人也序不以齒
不期夭也男女異位法陰陽也祖北不墓避其正也
葬後者皆南首惡其趾之向尊也嫁女還家以殤處

之如在室也妾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季明期論平正精密足以補周官之未備族葬者宜以是為式矣又曰葬親而不祔其祖與祔而不以其倫者均之視死者為不物噫嘻為人之子孫而視祖考為不物其違禽獸不遠矣濂著是論而藏之祠堂副在譜牒期後世有行焉

呂坤喪禮翼地道尊右右高而左下也故百川自西北而東南葬右男而左女古也從地也後世重左從人也非幽明之義矣今制祠堂之主尚右兩婦夾夫而葬褻也夫一位婦一位左右分矣雖三五婦同

一位爾　公塋非一世非一人也昭穆以世分墓地以序定若坐席然凡成人而無後或夫或妻非有大罪皆得葬於本穴待後死者合之衰世狃於葬師謂無後者不得齒於正葬界於喪庭不仁哉斯言達者非之　並墓者辨異夫婦欲合室家之情也兄弟欲離男女之別也兩墓相去必五尺左右容足便往來也前後容席便起拜也　兄弟並葬迫近則叔嫂或夫兄弟妻必並棺非男女之別故夫婦之棺不嫌太逼男女之棺不嫌太遠

即限於地亦須五尺

陳龍正合葬尚右說合葬以男穴為主女穴為祔從男穴之中起中線天道尚左燕會尊左地道尚右葬尊右男右女左度古聖皆然朱子葬劉夫人自謂失於不思世俗既昧生死異尊之義丘文莊又謂且從朱子夫先賢之當法者何限偏欲仍其偶誤而不敢改邪又云恐後世子孫誤認祖妣其說尤謬但立一

小石碑於墓前更著家訓明載男右女左從其墓始則雖數十世後了然能辨何憂混亂乎王文成亦以尚右為非殆為三穴言則可爾三穴若概尚右則是有邊無中邊反尊中反卑故必男居中前妻右後妻左若妾之有子者世俗多作連四連五壙甚悖禮宜羅城外餘氣之方别置一羅城可僅蔽其壙者葬之若别求一地獨葬令其子孫得專拜埽最善無子者既不可同穴又不必專葬且葬他地則終為不食之鬼決宜就羅城外餘氣方葬之令於寒食得沾杯酒子孫拜埽正墓者禮畢後奉一揖而不拜幽明並安顧炎武日知録冢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左氏趙簡子所謂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於兆而檀弓死而不弔者三其一曰畏亦比類也莊子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崔本作翣杴杴音坎謂先人墳墓也若敝無存死而齊侯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

三童汪踦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槩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舍生殉節

自古稱難殞身王事禮加二等而世俗之徒不達大義致命旅戎不入兆域虧孝子之意傷人臣之心興

言念此每深愍歎且入廟祭祀並不廢闕何至墳塋獨在其外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

人之意又考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而有陽處父之葬則得罪而見殺者亦未嘗不入兆域也左傳

襄公二十九年齊人葬莊公於北郭注引兵死不入兆域

柴紹炳族葬祔葬說古者重葬禮急葬務定葬期而於地形吉凶之論未嘗數數也雖孝經有卜其宅兆

而安厝之語大指以藏先人體魄他無冀焉由貴迨賤限以時月故未葬則不脫衰又地有定所如洛之

北邙晉之九原多後先卜兆是矣案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卿大

夫士皆各以其族得列左右前後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謂各從其親亦以昭穆為左右也夫如是則葬皆有地可以刻期分明志定生死咸安此誠先王善制耳然而周家卜世三十其時列國君臣亦皆世禄不失妨犯嫌忌果安在邪自後世溺於形家者言以吉壤聚氣敗地成凶禁子孫不得以昭穆從必人各營藏而事始紛紜因而遼緩暴露者衆矣夫死者冢墓比於生者居室生者祖父有居室而擯其子孫不獲共廬而處此果人情乎惟營域逼窄外無餘地斯令後死者别謀安厝不得已也若果地勢稍寬倣古族葬骨肉相依永安存没第無紊世次侵祖壟為善耳太原王洙言昔有查氏病其數世未葬亟購地一方稍近爽塏者自祖考至功緦之親悉依昭穆序葬之都無陰陽忌諱歲中輒遷官秩家道益昌又候官林官遇異人指一佳地官取族二十骸并親偕葬子孫俱至大官竟為閩望族由

此觀之族葬何不利之有至於夫婦祔葬周公以來實為達禮故孔氏之母死必合葬于防孔母顏蓋繼配也繼配而必合則凡伉儷之宜同穴可知魯人之祔合衛人之祔離夫子善魯以合也孟子自齊葬于魯亦合也今鄒縣有孟母墓而別無孟父墓蓋當時合葬於是世止以母名之耳或云合葬非古以舜葬蒼梧三妃未從為徵又謂朱紫陽之葬其父母各自為墳相距百里夫蒼梧之事此古未定制若紫陽隔別二親以邀地靈悉出後世青烏家之言非所當口實也嗟乎立身行禮以周公孔孟為折衷事死如生不刋之義也安有生則同宮死則異穴孤魂旅泊同於仳離孝子仁人推想及此其為酸感何如哉且禮以嚴祭祀守墳墓為重故士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墳墓也使卜兆殊境百里而遥則展省曠闕久之將有淪没之虞先冢等於甌脫矣於勿去之義何居故族葬之不可行者或以限於地若祔葬必無父母不

相容之理奚為而出於分異之條也哉或又曰父母之没越紀踰世重啟幽宫恐近侵暴不如别營宅兆夫孔子少孤距於合葬幾何時矣葬親者凡有所先自應虚一以待使死而有知百年同穴正順事也要之人子本懷原以入土為安陰陽拘忌並屬外篇揆諸道而宜即乎人心而恔斯行之終不得雜以私利而猥用昔人之過舉為解也

朱董祥讀禮紀略喪有定期亦有定位過期不葬為暴露義難合葬者而葬之為悖葬如元配並葬外繼室無子合祔其夫崇正體也妾有子始祔毋以子貴也降於女君明貴賤也無子猶陪葬以恩終也其出與嫁雖宗子之母不反葬義絶也再醮者雖為其人之元配不受封爵亦另葬其子承祀止祀之私室不封爵謂失節也另葬别無義也祀之私室以其失婦道而羞與之合食也夫墳墓祖宗形體之所安百世子

孫所覿矙而則效者也豈再醮之婦可得而汙哉故再醮者雖有子不合葬葬爲悖義族人迸之

葬法

檀弓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注封築土爲壟堂形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注坊形旁殺平上而長見若覆夏屋者矣注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見若斧者矣注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斧者焉注孔子以爲刃上難登狹又易爲功馬鬣封之謂也注俗間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巳封注板蓋廣

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繩也三斷上之旁殺益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尚行夫子之志乎哉疏封謂墳之也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若坊者坊堤也堤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也若覆夏屋者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兩下而殺卑而寬廣若斧者如斧之形其刃嚮上長而高也從若斧者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也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不識故舉俗馬鬣封之謂以語燕人馬駿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三斬板者謂作墳法也築墳之法以板側於兩邊用繩約板令直立而納土於板之中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遍如此其墳乃成也板廣二尺疊側三板應高六尺而注云四尺者形旁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使三板取高四尺合周制也知高四尺者以夫子葬父封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也孫毓難云孔子葬魯城北

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九尺今無馬
鬣封之形不止於三板記似誤者孫毓據當時所見其
墳或後人增益不與
原葬墳同無足怪者

陳祥道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
而已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
夫子之志而已門人於封則儉於披崇練旐則不儉
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
志所以救時行門人
之志所以尊師也

馬晞孟曰古之人封之若堂者四方而高難為功而
易虧故變之為若坊若坊則平上而長比之若堂者
易為功然以其上平猶不免於虧故變之為若覆夏
屋若覆夏屋者旁廣而卑則難虧矣然比之若斧者
刃向上則功愈易而虧愈難也且封丘雖以爵等為
度而形之廣狹平殺如此異者不失高下之制而已

馬鬣封則從儉而後世可傳矣

唐書新語開元中集賢學士徐堅葬妻問兆域之制於張說曰長安神龍之際有黄州僧弘道通鬼神之意而以人事參之僕甞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為土界又一丈二尺為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暴當其遂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窀穸墓之四維謂之折壁欲下闊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樵欲俯斂而傍殺墓中米粉為飾以代石堊不置𤭛甋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黄金以其久而為怪不置朱丹雄黄礜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其近於尸也鑄鐵為牛象之像可以禦土龍玉潤而潔能和百神置之墓内以辟神道僧弘之說如此

張子曰正叔嘗為葬說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為道路不置城郭不為溝渠不為貴家所奪不致耕犂所及又曰古之椁言升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非如今日之籠棺也故其四隅有隙可以置物也

司馬氏書儀穿壙為窔具謂下棺葬有二法有穿地直下為壙置柩以土實之者有先鑿埏道旁穿土室攛柩於其中者臨時從宜凡穿地宜狹而深壙中宜穿古之葬者有折有抗木有抗席折猶庪也方鑿連木為之如牀而縮者三横者五無簣窆事畢加之壙上以承抗席抗木横三縮二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其横與縮各足横掩席抗所以禦塵然則古者皆直下為壙而上實以土也今疏土之鄉亦直下為壙或以石或以甎為藏僅令容柩以石蓋之每布土盈尺實躡之稍增至五尺以上然後用杵築之恐

土淺震動石藏故也自是布土每尺築之至於地平乃築墳於其上喪葬令葬不得以石為棺椁及石室謂其偕靡如桓司馬者此但以石禦土耳非違令也其堅土之鄉先鑿埏道深若干尺然後旁穿窟室以為壙或以甎範之或但為土室以甎數重塞其門然後築土實其埏道然恐歲久終不免崩壞不若直下穿壙之為牢實也凡旁穿之壙不宜寬大寬大則崩破尤速當僅令容柩葬時先以竹竿布地稍在壙中置柩於其上而攏之既而抽去其竹其明器下帳五穀牲酒等物皆於埏道旁別穿窟室為便房以貯之其直下穿壙者既實土將半乃於其旁穿便房以貯之穿地狹則役者易於上下但止容下柩則可矣深則盜難近鄉里土厚水深太尉嘗有遺命令深葬自是嘗以三丈三尺為準昔晉文公有大功於周襄請隧而王弗許曰王章也然則古者乃天子得為隧道自餘皆縣棺而窆今民間往往為隧道非禮也宜縣棺以窆

挽土宜用兩轆

轆轤重物上下宜用革車 其制用大木四根交股縛而埋之謂之夜义木架大木於其上為梁梁須圓直之木夜义交為月口梁之加於月口者圍徑須同一麄一細則諸絙之轉或長或短而偏矣於梁兩端各設十二輻搭絙於梁一邊其垂絙之地當中央下則使兩人案輻一一縱之上則兩人攀輻而挽之匀而無失勝於鷹架木引索有急緩欹側之患 或用鷹架木 亦用夜义木及大木堅而圓滑者為梁然一定無轉以巨絙繫重物繞梁一匝遣數人執其末上則挽下則縱之物尤重則以兩絙交於梁上各遣數人執其末立於埏之兩旁或挽或縱之

人上下宜用鞦韆板 如常日鞦韆板絙過人頭則合為一以革車或鷹架木挽之縱之而已 或用兀子 以二絙橫之高於人頭繫其兩端於兀子四脚合兩橫繫二巨絙於其上先以三厚板橫於埏口置兀子於其上交二絙於梁上每絙各使數人執其末立於埏之東西徹引兀子令去板旁徹板

乃緩緩縱之令下若出則引之令下上復以板承之也

下板宜用四綍綍大索也以新麻為之粗如鞦韆索其長比几子深加倍之每尺以墨畫之及窆以二綍繫柩左鐶樓底結於右鐶二綍繫右鐶亦如之

及窆牀以大木為之其制如人家繡牀而仰之廣長出梲於埏口兩旁之梲用堅而圓滑之木置窆牀於埏口橫施三板置柩其上左右各三綍繞梲一匝每一綍數人執之如下几子之法擊鼓為節鼓一聲執綍者左右手互縱一尺至底解去綍

或用鷹架木下之亦可也

萬斯同曰古今之葬禮未有有棺而無槨者有棺而無槨必至貧者之所為也書儀所載陳器一條雖云次誌石次槨乃其所書旁穿土室之法初不聞其有槨何哉古者貴人之葬不但有槨而已其槨內并不止一棺天子之棺四重則五棺也上公三重則四棺也侯伯子男二重則三棺也大夫一重則兩棺也溫公之禮豈不上

通於公卿乎縱無棺外之棺奈何并椁而亦無之也如以為埋久必壞故廢而不用不知有椁則棺之壞遲無椁則棺之壞速無椁而速其壞何如有椁而緩其壞也禮曰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附棺之物不止一椁而椁為最要其他明器之類皆可省也今溫公於明器下帳苞筲之屬無一不設而獨於椁省之是何暗於大而詳於細邪愚以為刻木為侍女其褻已甚裂帛為茵帳其義安施黍稷非死人所食置之何為醯醢實諸蟲所聚貯之何用凡此皆可以不設而椁則斷斷不可不設以溫公之明豈其見不及此邪而故為其反之也或曰公陝人也其地水深而土厚故可以無椁若是則昔之制周禮者夫獨非產於西土哉彼何以有椁也溫公之制行於北方尚不可儻行於南方卑濕之地則是置棺於水中矣而可乎厥後朱子家禮雖不為木椁而易以灰隔之制則堅與鐵石無異實勝於木椁此後人所當法也且家禮所以無椁者以

南土卑濕故不用槨而代之以灰隔非謂木槨之不當用也不然而孝子之厚其親者庸可以廢槨之制哉

朱子語類朱子喪長子其壙用石上蓋厚一尺許六段横湊之兩旁及底五寸許内外皆用石灰雜炭末細沙黄泥築之

二程全書葬須為坎室為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虚土壓底四向流水必趨土虚處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許多土恐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也

王文禄葬度擇地古云五害不侵高山忌石巉巖平原忌水衝射土脈膏潤草木暢茂來龍迢遥結穴端正水環沙護即吉地也近泥天星卦例方向不顧龍穴沙水多側斜反背為之主家徼福不悟也且親存

享爽塏華居沒葬形勝吉地親體安子心安矣若專徼福則唐宋豈乏吉地邪何變更也當不違地甚無徇地 開壙葬者藏也深葬為安不宜及泉耳今卷蓬發劵壙古殯法非葬法也予葬二親於待封原掘土深三尺三寸下有黃脈成山尖形自亥轉巳横當壙心若非深葬曷見也金井長一丈二尺濶一丈五尺四寸糯米粥調純石灰築底一尺厚四圍牆一尺二寸厚中端隔二椁亦一尺厚大甎一尺長四寸半闊三寸厚重六斤一面印學圃王公慈淑陸氏壙甎一面印嘉靖己亥孝子王文祿監製惟印字也窰户鍊泥細熟且堅而不裂糯米調純石灰一横二縱一層疊砌成牆厚一尺為二壙底鋪條甎一層並方甎一層地面甎一層壙內復加六斤甎一層連灰縫一尺厚堅築以備歲久樹根蛇獾損壞 擇灰灰乃青石燒成內有不著火未過石筋亦有侵白土及白石末須用水碗中試之乃見唯灰真正則發而堅不可不

慎燒瓻石壙生水必用火瓻則乾燥色青聲響乃燒透者若黃色無聲不堅也必與高價則泥細而熟燒且透而瓻必堅人子為親止此而已豈可吝乎和灰灰隔法三分石灰一分黃土一分湖沙曰三和土予偶閱一書曰石灰火化糯米水煮合築之水火既濟久久復還原性結成完石今曰黃土山間爛黃石末也若黃土損其石力不能成石云予築二親壙用糯米粥純石灰唐一菴曰湖州山中有寫樟樹取皮搗杵爛水浸取汁甚粘勝糯粥也陳圬師鳳曰古法得土而粘得沙而實予曰用沙不燥裂耳非特禦斤斧也凡壙以三和土為得中制

築法和灰須乾濕均停搏之成塊撒之成灰若太濕則粘杵難築太乾則燥散不堅凡鋪二寸餘厚築之一分漸漸築起人力須齊不可停歇歇則結皮不相連矣不能一日完必鋤動面皮刷汁加築砰砰有聲錐釘不入為妙取汁糯米舂白煮粥方稠粘鍋中投石灰冬不冰

人且不食若鷹樺樹價尤輕擣皮棊水浸之汁自出其汁一絲墜地盡瀉出也汁灑於地其樹即生今人憚於路遥而不用予至今悔之凡作灰隔不可不求此樹云　入壙先用乾石灰鋪壙底後用二布縣棺而下頭北足南首丘而向明也男左女右從昭穆也棺外四圍空隙俱用糯粥調純石灰輕輕築實之毋使震動棺中棺蓋上亦然與甎壙平乃覆石蓋朱紫陽所謂實葬永無客水之侵後雖地震亦不動也壽壙須用細土填實他時臨用取去之蓋石泯縫免使客水得入　石蓋紫色石堅二塊合縫易於蓋予二親蓋石上築純灰一尺二寸又加三和土尺餘四圍純灰隔外套下二尺餘又壓大黃石數十塊三和土挨之碎黃石數十擔覆砌之大石取其重後人難動細碎石取其無用且壞犂鋤　成墳墳者土之墳起者也惟山為宜且五害不侵然吳下多平原焉得人皆山葬須積客土成山高大則氣暖且不易侵掘若

種松栢成林不免樵薪之用江右封而不樹恐奪生氣也予則曰樹盛蔽陰土濕而天光不照今宜少種樹而多培土古云難保百年墳悲夫人各有親君子當憐而存之且律例嚴發掘之禁此正王仁及枯骨而安孝子永世之心　任匠嗜利者衆匠鮮得人得人矣尤宜畀禮厚償無不盡心也予海寧衛陳坊師鳳矢心忠信好善憐予築二親壙日夜盡心予亦敬之不忍見為人築壙亦不苟然須人子盡誠以感之故曰取人以身　雜辨金玉殉葬古何愚也今則否發齊帛列石器盛行喪今何侈也壙則苟略且作便房藏明器甕甖穀脯又何愚也今猶然夫妻雙壙穿牆孔曰孝順洞通魂往來何愚也皆損壙夫壙僅容棺空隙須糯粥調石灰築實為妙曷尚虛文哉　魂帛辭祖有同兒戲且不忍見也玄纁之贈又何說也不亦戲甚乎予葬二親悉皆不用　葬時以二杠橫壙口移棺安杠上用二布作活套索懸棺齊力起杠

放下甚穩也卷篷壙頂隧道進棺此古殯法墓門客水易入壙頂久必坍毀矣戒之　撤術士言壙底不砌甎不築灰隔恐絶生氣也吁可怪哉生氣無堅不透豈礙壙底棺著土易朽必生蟻食亡人腦且土親膚人子之心安乎壙底須築灰隔一尺厚甎砌一尺厚可也　地理陰陽正源托厲布衣撰謬甚也有流注布氣法壙底四方空砌甎溝中砌金斗吉方又砌曲溝引入斗中皆實以炭上蓋方甎開竅流注生氣布向尸棺以致壙内空虚引入外水害甚也鄙夫且用於陽宅可為一笑

朱子家禮穿壙既畢先布炭末於壙底築實厚二三寸然後布石灰細沙黄土拌匀者於其上灰三分二者各一可也築實厚二三尺别用薄板為灰隔如椁之狀内以瀝青塗之厚三寸許中取容棺牆高於棺四寸許置於灰上乃於四旁旋下四物亦以薄板隔之炭末居外三物居内如底之厚築之既實則旋抽其板

近上復下炭灰築之及牆之平而止蓋既不用椁則無以容瀝青故為此制又炭禦木根辟水蟻石灰得沙而實得土而黏歲久結而為金石螻蟻盜賊皆不得進也

呂坤葬禮翼後欲高前欲下左欲揚右欲抑天地之大勢也屋室亦然匪禍福之云　地欲高高不納水欲平平不聚水必有溝渠以洩之也

陳龍正葬雜説去田葬山兖豫平原千里生其地者安能求山於千里之外以安其親哉吾邑南至海鹽西至苕西南至杭西北至蘇東至松百里内外萬山列布顧亦戀田而不山則為親計者短也古名賢諸墓大抵在山頃閲餘杭邑志其安堵歷數代者以十百計其為年以千百計且不必皆名墓也近覯吾邑纍纍畎畝中曾有宋元墓乎又何況唐以上余念此久矣囿於習俗未能幡然頃因先公泣示遂決意遷

山中非為地理為人事也然世之葬山者聽形家言以高穴不旺財往往葬於平麓麓之為田則與平原之田何殊之有故葬不貴地穴貴天人二穴地穴可種桑麻稻麥利所不絕力所或加斯亦千年之憂矣天人穴自營葬而外無復致用於天壤間居其所棄誰復害之故揚名顯親使百世覩丘墟而仰止人事之地理也卜兆於高山使盜賊無覬覦耕耘無終及者地理之人事也　葬有宜厚厚葬誠無益而有害然有財者精擇於地理堅好於壙棺自是愛親之心雖終歸野土亦欲其居之安而留之長久此之為宜厚者也世俗薄於此而餽饗送迎召僧設醮費顧數倍誠大惑也哉　遷朽棺法凡棺朽欲遷不可移棺則應手破碎骨體搖露矣宜先造極厚杉木板四邊鑿槽置朽棺之旁用極大貓竹劈開削薄片數十長各五六尺貼地橫插入棺底以次相並俟插滿即用多人擡起安放杉板上抽出竹片此杉板即作槨底

也然後四邊用木牆上加木蓋體不露骨不亂竟如舊棺之外加以新槨合古人木槨之義唯聞葬惡地骸骨為蟻所穿當别有術然係非常奇禍遭此者以意權之可也　明板當用明板或云濕潤積久成水然地苟得氣何至石汁滴成水此過慮也山中防盜必不可不用　造明板法明板例用口條四根安置壙牆乃以石板封蓋嘗思口條用四其闘筍處有縫雖以三和土粘之終不泯合不如上下同用石板二塊上塊則鑿薄其中令四旁微高二寸許如一切木盒之有蓋蓋上必有子口而下塊則徑鑿空其中大約空長八尺闊二尺八九寸周圍獨存其邊以此置壙牆上便成獨幅口條無罅縫可塗矣其邊大約方八九寸又於邊之靠外一半鑿低二寸許與上蓋之突出者相對一俯一仰適相印合即使不塗灰泥置之雨露如盒在雨中雨自流去無從入内況加以灰粘土蓋萬無客水之虞或曰造石如此得無蹈桓魋

之譏曰雖自為之三年而不成今為親為之且旬日而已物力人力費亦有幾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予再遷二人始思得此法遂用之然此法製造雖工體質亦太重山土堅實或能勝之平陽土性柔鬆鎮壓慮其過重今更酌一法不用子口徑用獨幅天池石厚尺許長闊如椁牆四邊與甎牆合縫處琢磨極光平其中空處略起灣二三寸如覆瓦樣儻有濕氣使溜歸兩旁不致滴入棺蓋則其泯縫辟水與用子口得法者無異而且少一層鎮壓并少一重鏬縫工省而用周事安而心慊葬平地者所宜參用也　治平穴場法山地平治穴場之日所去原土且勿致太低約平去數尺之後審見來脈真的且即停止先就來脈處開掘金井數約足沒棺并明板為度得使明板之面尚低於四圍原土尺許尤妙儻不可得亦須與之平然後以篙樺汁拌三和土築覆其上則壙之四旁皆原土之從未經動者客水無能入原土之理其

隄防功力止在面上周圍更無可虞而面上之防客水為力頗易一則用前法明板口條上下子口相合二則堅築灰土三則更以小杉條為軒廠稻草披覆之每年一易三歷寒暑之後其圓珠灰沙堅實無罅與山上原土不殊然後卸去草披任用雨露此萬全之術也若初治穴場之時先去原土太多使地位太低開穴一二尺已不可深則穴未足沒棺蚤宜停手於是棺浮於四圍原土之面數寸甚者或至一尺而明板益又浮其上封蓋既畢勢不得不取客土復遍築而高平之此新築之土一時安能和合堅膩客水從四圍晝夜微微滲入防之洵難為力也此皆余所親歷一一詳誌使孝子慈孫覽觀而取焉　結壙法山穴土質不同壙底有不必用甎者但略以光木槌槌之紅潤堅細隔宿其堅如石其光如漆其澤如脂其色如硃但壙底既不用甎則砌壙牆時匠人足踐壙底其土未免汚垢且有鬆動處宜以舊布被灑濯曝

乾鋪墊其中得二三層尤善雖衆足履踐不動不污砌畢揭起布被令一人精細者脫履而入用小帚埽除之撮出其浮塵瑩潔堅凝無秋毫點染但下棺時勿用繩索須以淨布區摺四層兜於棺底而下之以壙底無甎繩索不便於出布則可出可留也若穴底土質不甚細或夾微石築之難於光平則如常法用上好方甎二層琢方磨細油灰砌鋪事穩心安不貽後悔前法特可偶用耳非所以訓平洋防水穴底用大甎側鋪二層鬆縫處以沙滿之使地氣得升水氣得滲側甎上始用方甎如法墁平結壙亦有不用甎用瓦豎鋪二皮者取其水氣尤易滲然鏬縫多久或有頹塌之處不如甎均齊方整可永久無患也甎不論大小唯在坯質堅好火力充足須於八九月間用水泥糅練極韌隨大小範成陰乾委信實窑人一火燒就揀其火候適均敲之如鐘磬聲者為上臨用更加琢方磨光坯必取八九月者秋冬土質堅凝春夏

土質鬆脆詢之窑户凡秋坯十無一碎春夏十碎二三確有明驗也粘縫用極細石灰桐油杵韌砌時滿用於甎之四旁纔砌第二層下一層已堅結不可揺動矣其久而彌固可知慎毋聽匠人如造屋築牆套例僅用灰於甎之四邊而空其中為苟且之計也又壙中最厭水氣若以水拌灰土砌牆濕氣收入乾甎之中一時難燥棺與濕氣相侵不如竟用油灰使千年原土新開之日從未嘗涉水氣之為快也壙外則用原土八分加石灰二分和以寫樺欒汁周圍築之汁須濾盡渣滓單以汁水拌入灰土築時方得堅細石灰切勿多用多不過十之三若與土相等即鬆脆矣皆再三親驗過也　壙底忌用石灰平地砌壙壙底須先鋪甎一二層隔住濕氣上用方甎如前法砌之俗例有用碎乾石灰厚鋪寸許於甎下者古人亦有白雲葬之說上下四旁俱多用石灰言年久則成灰毬渾淪如鐵不知灰氣酷烈透入棺中骸骨受傷

是知護壙而不知護骸骨也切忌切忌壙勿太寬太高防其難固禮云壙僅容棺此之謂也棺僅容身則恐其摇動也

築三和土法三和土須用窩樺汁一日築成世俗用糯米粥暫時調粘久則性過又逐層緩築久但如薄石片終不融成一塊大抵平田藉之高山殊不必用惟頂蓋用一二尺防意外事

炭屑炭屑俗云防樹根然山中深埋又墓邊不植樹何患根入壙内葬平田者量用炭屑於四旁如上無石板封蓋則壙頂亦用一層未為無益底則決勿用能隔土中生氣也化者畏土親膚而樂得土氣其理甚微

補遺

江休復鄰幾雜志吳春卿葬新鄭掘地深二丈五尺中更掘坡子纔足容棺既下棺於坑口上布柏團以

遮之即下土築不用甎甓吳氏葬其先亦如此　錢君倚學士説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為村人所發取其甎以賣者是甎為累也曰近江南有識之家不用甎葬唯以石灰和篩土築實其堅如石此言甚中理

讀禮通考卷八十二

讀禮通考卷八十三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葬考二

合葬

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季武子成寢注武子季孫夙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

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注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

張子曰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所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殯欲取其柩以歸合葬

陸佃曰請遷於外而合葬之先儒謂杜氏之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不近人情

胡銓曰鄭云善其不奪人之恩非也識其平人之墓顧為是瑣瑣耳

劉彝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焉矯偽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冢上於汝安乎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注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注慎當為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注曼父之母與徵在為鄰相善疏孔子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死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由怪已故殯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也外人見柩於路皆以為葬但葬引飾棺以柳翣殯引飾棺以輴今夫子飾棺以輴則是殯也於時郰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怪問孔子孔子因而問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後以母尸柩合葬於防不知其墓謂不委曲周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總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

故云不
知其墓

張子曰孔子殯母於五父之衢其殯周慎有如葬然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其周慎實是殯故曰其慎也蓋殯也

馬晞孟曰叔梁紇宋人葬制蓋從古墓而不墳此孔子少孤所以不知墓也

陳澔曰顔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為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恐為之乎孟子於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為孔子乎其不然審矣

吳澄曰殯者當殯於家則三月之後當啓殯而葬既未知父墓所在則正葬之期不可豫定故不殯於家

而殯於野蓋在野則雖久而未得正葬亦未害

萬斯同曰殯於五父之衢非三日而即殯於此也儻果三日即殯於此則是骨肉未寒而棄之於野聖人之所恐乎況自殯至葬三月之內有朝夕哭奠諸儀節將行之於何所乎此必三月之後殯期已滿既不可久留於家庭又不可別葬於他處故不得已而殯於衢名雖為殯而其具無異乎葬則不為苟且以致體魄之不安形雖是葬而其制實本是殯則自可從容以訪父墓之所在蓋殯與葬之不同者葬則深入土中殯則但及乎衽也夫子之殯必備設抗折諸物不使其棺親土故曰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及覲其掘地淺深則又但沒其衽而已故曰其慎也蓋殯也此其防危慮遠蓋竭盡其心力之至矣可不謂慎乎且所謂五父之衢必其野外而不在城中故聖人得殯於此不然豈有闤闠雜遝之處而可以置吾親

之體
魄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注離之有以間其椁中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　疏衛之合葬以物隔二棺之間猶生時男女隔居處也魯人則合并兩棺置椁中無别物隔之言異生不須隔

詩云榖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陳祥道曰衛之俗有存於殷魯之俗一之於周殷之所尚者尊尊故凡昭穆之祔於廟者離之而不親周之所尚者親親故凡昭穆之祔於廟者合之而不尊離之則義合之則仁孔子皆善之

朱子語類問離之謂以一物隔兩棺之間於椁中也魯則兩棺置椁中無别物隔之魯衛之祔皆是二棺共為一椁是離合之有異朱子答曰二棺共椁蓋古者之椁乃合衆材為之故大小隨人所為今用全木

則無許大木可以為椁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椁也

徐師曾曰古者叢木為椁一椁而兩棺共之衛人以別物隔判故曰離周人不用物隔故曰合夫婦之道生則同室死則同椁故善魯制後世椁用全木不合衆材故無大椁則但同穴而已

乾學案徐氏之説謂一椁而兩棺共之此必同時共葬則可如不同時則葬之先後有隔數十年之久者豈有因後葬而開先葬之椁乎儻豫為大椁留待後死者則古人言椁周於棺豈有虚其半以俟之之理茍一人而有

數妻將虛者不止於半而開亦不止一次矣
或久而其椁已朽將更易其椁乎抑仍其朽
而不易乎此最說之不通者吾謂離之合之
蓋以兩椁相隔而不並謂之離兩椁相並而
不隔謂之合斷非一椁而兩棺共之也
家語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
先死者之復見也詩曰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
白虎通德論合葬者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

則異室死則同穴

世說新語郗嘉賓喪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

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

晉書列女傳鄭袤妻曹氏袤先娶孫氏蚤亡聘之為繼室及袤薨議者以孫氏瘞黎陽久喪難舉欲不合葬曹氏曰孫氏元妃理當從葬不可使孤魂無所依於是備吉凶導從之儀以迎之具衣衾几筵親執鴈行之禮聞者莫不歎息以為趙姬之下叔隗不足稱也

唐會要神龍元年將合葬則天皇后于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以合葬非古且以卑動尊尤為不輕若神道有知幽塗自得通會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上表諫之不從詳見第九十卷山陵考

舊唐書楚王靈龜妃上官氏靈龜薨及將葬其前妃閻氏嫁不踰年而卒又無近族衆議欲不舉之上官氏曰寧可使狐魂無託於是備禮同葬聞者莫不嘉歎

陸贄傳贄丁母憂東歸洛陽寓居嵩山豐樂寺藩鎮賻

贈及別陳餉遺一無所取與韋皋布衣時相善唯西川致遺奏而受之贄父初葬蘇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護其柩車至洛

呂坤曰合葬非古也虆梩而掩之時也中古合矣自天子達生同室死同穴父母之情也人子何忍離焉有遺命則從之　祔葬不以苟合不以有罪不以嫁母不以倡優　節義之婦無貴賤無少長皆祔貴賢也

陳龍正曰合葬非古也葬者藏也古人一葬後永不使人見即子孫莫知其處父母壽算脩短不同一人先葬後死者必欲祔之勢必從旁穿動以故上古不合葬中古乃有同穴之制夫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

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善其不用中牆者也既云合葬復以甎石界隔其中何異分葬何名同穴乎蓋中古用木為椁外周以土木與土親界牆無所用後世姦偽萬狀防盜慮深用甎為四圍用石為明板覆其上若無中牆則明板須方一丈乃可周蔽獨板既難得則二石湊處有縫漏水引蟻殊為可虞又前後長空八尺有餘止三面著牆而靠中則空虛臨下石厚不盈尺是求固而反危也故合葬則必用界牆用界牆則合與分不異不過為拜埽便計親骸何與焉以合葬安親者假以吉壤安親者真延陵季子曰魂氣則無不之故分葬無妨於禮有益於事又宜人棺較廉憲棺頗短小同葬必從其大者則壙中太寬亦非朱子壙僅容棺之義故決意分葬恐後世子孫疑遷葬之日本無參差穿動之嫌祔合最便又何必分詳著其故以

導明者

顧夢麐中菴瑣録後漢袁賀臨病困敕使留葬侍衛先公慎毋迎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秖為煩耳唐武后崩將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且玄闕石門冶金錮隙非攻鑿不能開神道幽静多所驚黷合葬非古也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中宗不納

東坡曰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古今之葬皆為一室獨蜀人為一墳而異藏其間為通道高不及肩廣不容人東漢壽張侯樊恭遺令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子孫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之以書示百官蓋古有是也然不為通道又非詩人同穴之義故蜀人之葬最為得禮覲此可見合葬之非古然亦非謂古人之必不合葬但或歲月悠邈不便動揺道里遼隔猝難舁致而固執同穴為不必也

修墓

檀弓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注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注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孔子先反注當脩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注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防墓防地之墓也孔子不應注以其非禮三注三言之以孔子不聞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注脩猶治也疏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今既東西南北不恒在鄉若久乃還歸不知葬之處所故不可不作封墳記識其處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庾蔚

云防守其墓備擬其崩若如庾之言墓實不崩孔子何以言古不脩墓遠經背注妄說異同非也

陳澔曰為墳所以為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已或亡而難尋故封之高四尺也雨甚而墓崩門人脩築而後及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俟於脩也

易墓非古也 注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 疏墓謂冢旁之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古者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

吳澄曰桒孔子嘗云古者墓而不墳又云古不脩墓鄭注云脩猶治也古者但穴地為坎以藏棺下棺之後實土於中外為平地不起墳墓使人不知其處此所為易即彼所謂脩二字皆訓治字葢言古者葬後

不脩治而崇其封土非言不芟治而去其草木也孔疏雖從鄭注芟治草木之說而又引墓而不墳之言以不墳為不治易則是兼存二義也

南史劉彪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坐廟墓不脩削爵

舊唐書王晙傳戶部郎中楊伯城上疏請晙等墳特乞增脩封域量加表異降使饗祭優其子孫玄宗乃遣使就其家廟祭

二程全書問古者何以不脩墓曰所以不脩墓者欲初為墓時必使至堅固故須必誠必敬若不誠敬安能至久曰孔子為墓何以速崩如此耶曰非孔子也孔子先反脩虞事使弟子治之弟子誠敬不至纔雨

而墓崩其為之不堅固可知然脩之亦何害聖人言不脩者所以深責弟子也

表楄曰自古不脩墓之說見於禮經世媮俗浮遺墟敗冢子孫有泚其顙而莫以為怪抑不知必誠必信當自其始至不幸而脩者雖非禮之正亦情之不容已也

呂坤四禮疑墓無守者則荒廢無墓田則難守必置田以贍之主人命子弟月有省時有治歲有祭無畜雞鵝豚犬　墓久穴獾鼠狐狸時有省而捕捉之木茂則鴟鴞集時彈而驅逐之草豐則藏虺蛇時芟薙而清除之　墓之覆土非古也孔子曰古不脩墓曾見帝后值清明日躬擔簣土覆之山陵從俗也於義無害今古惟人　墓頭有樹則去之歲久根必入棺

葬不擇日擇地

春秋宣公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

庚寅日中而克葬

左傳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注懷思也疏卜葬先卜遠日辟不思念其親似欲汲汲而蚤葬之也今在冒雨而葬亦是不思其親欲得蚤葬故舉卜葬先遠日以證為雨而止禮也王制庶人葬不為雨止者雖雨猶葬禮儀少也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注徐邈曰案經文是己丑之日葬喪既出而遇雨若未及己丑而却期無為遂書此日葬禮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

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

左傳昭公十二年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注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在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塴注塴下棺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注不欲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

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春秋定公十有五年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左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注襄成也雨不成事若汲汲於欲葬

曾子問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注堩道也變謂異禮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

反而后行曰禮也注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注已止也數讀為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注舍奠每將舍奠行主夫柩不蚤出不暮宿注侵晨夜則近姦寇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注為無日而慝作豫止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注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吾聞諸老聃云

方慤曰夫柩不蚤出不暮宿者慮晻昧之中有不測之患故也茍日食而行柩豈異蚤出暮宿者乎𢒈恒行之塗也言𢒈行之塗防慎如此則非恒之塗可知馬晞孟曰老聃以止柩聽變為愈於行也仲尼以為禮何也夫以人之葬中道而日食皆在道也蓋止則安行則危其行也非必犯患也以人之情為疑於疢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然則止非必安也就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止哉

乾學案此條本非葬不擇日之謂但必待明反而後行則不限時日可知故亦列於此篇

後漢書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

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

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見郭躬傳

舊唐書呂才傳才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衣之以薪

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

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得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

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為感慕之所窀穸禮終

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不得豫測於將來泉石交侵

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

慎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乎近代已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逺近一事失所禍及死生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妨害遂使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説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或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為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

大夫經時而葬士及庶人踰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為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謂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又云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者善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巳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案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云周尚赤

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
鄭玄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
擇時之蚤晚春秋云鄭卿子產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
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即平旦而窆不壞其
室即日中而窆子產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大叔云若
至日中而窆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產既云
博物君子大叔乃為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
是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令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

人事可否曾子問云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是近半夜此即文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品皆由安葬所置年命延促亦曰墳壟所招然今槩孝經云立身行道則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慎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建則人而無後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闕葬得吉日若敖絕祀於荊

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域兆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絶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已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葬一

定更不廻改冢墓既成曽不革易則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巫者詐其吉凶愚人因而徼幸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規財禄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對賔客受弔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司馬光葬論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

藏之齋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於古而拘於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葢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與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壟之形勢考歲月日時之支干以為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時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於是喪親者往往久而不葬問之曰歲月未利也又曰未有吉地也又曰遊宦遠方未得歸也又曰貧未能辦葬具也至有終身累世

而不葬遂棄失尸柩不知其處者嗚呼可不令人深歎愍哉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是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邪先王制禮葬期遠不過七月今世著令自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又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除喪從宦四方食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於天賢愚繫於人固無關豫於葬就

使皆如葬師之言為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椁自太尉公而下始有棺椁然金銀珠玉之物未嘗以錙銖入於壙中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奈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於陰陽則可矣安得良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𨛦有張生者良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為葬師為野人葬所得不

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爾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師曰惟命是聽於是兄自以已意處歲月日時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

家立邪說以惑衆為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為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為意今著兹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元豐七年正月日具官司馬光述

二程全書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為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為道

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五患既慎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棺槨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若夫精畫則又在審思慮矣其火葬者出不得已後不可遷就同葬矣至於年祀寖遠曾高不辨亦在盡誠各具棺槨葬之不須假夢寐蓍龜而決也

世間術數多惟地理之書最無義理祖父葬時亦用地理人尊長皆信唯先兄與某不然後來只用昭穆法或問憑何文字擇地曰只昭穆便是書也但風順地厚處足矣其用昭穆法葬一穴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某應之曰固知是絕處且試看如何其家至今人已數倍矣

張子全書葬法有風水山岡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囊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

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
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

朱子語類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為正論然恐幽明
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不須深考其書但凡數里
無人煙處有欲住者亦不成聚落其有舍宅處便山
水環合累成氣象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
豈可都不揀擇以為久遠安寧之慮乎但不當極意
過求必為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處便
是正理世俗固為不及而必為高論者似亦過之
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
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
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耳　程先生亦揀草木茂盛
處便不是不擇也伯恭則平地便葬若不知此理既
不是若知有此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　風無處不
入棺在地中吹喝吹翻地上置物烈風未能吹動風
在地中蘊蓄欲發其力盛猛也政和縣有人葬其親

已時聞壙中響聲家業漸替遂發視之棺木一邊擊觸皆損

陳傅良沐公向墓誌平陽之俗以速葬為不壞而其流入於陰陽家之說與治賓客之事俗成則聞見熟聞見熟則異焉者乃反以為怪故雖知名之士不能免也陰陽之說予不知起何時而知其不出於三代也王季之葬也水齧其墓見前和而後改葬重動危其親也如此由今陰陽家言之不祥莫大焉而王季子孫皆聖人也子孫聖與愚陰陽家固不論然造周數百年其不得為不祥也甚著若必曰改葬而後有此則文武之生久矣其造周不待改葬也又甚著且三聖人者不知水之齧墓為不祥而不速改是不智也知其為不祥必見前和而後改是不仁也聖人慮不及此焉而今日者曰吾慮過聖人是果足信歟然而舉世惑之何也彼委巷之民怵於其言者妄以其親徼利然也學士大夫豈忍以其親為利而惑焉者

又何
也

張九成祭墳園神文某讀喪親篇曰卜其宅兆而安
厝之嗚呼言之至此五內糜裂尚忍言之邪某卜葬
先人於此今將開壙謹用告虔某身為儒者當信先
王之言不當信淫巫瞽史之說嘗讀周官墓人之職
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先凡諸侯居左右以前
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職此先王陪葬之法也驗吾
先王左右前後之說則夫陰陽家流青龍白虎獨火
太歲之說敗矣又讀記禮之設曰夏后氏尚黑大事
斂用昏商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驗吾先王用昏之
說則夫陰陽家流乾艮二時之說敗矣又讀富辰之
言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
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樊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
也驗吾先王一宗數姓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五姓宮
商角徵羽之說敗矣又讀春秋書曰宣公八年十月

己丑葬我小君恭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驗吾先王己丑庚寅以雨晴為候之說則夫陰陽家流擇日定時之說敗矣以至考五月三月之說則年辰畏忌之說敗矣考從柩臨穴之說則黑黃衝射之說敗矣是陰陽家說違悖義理舉不足信又嘗考先王之說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又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令陰陽家譎怪之說是左道亂政也是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也是無親也是非聖人也公犯先王明禁罪在不赦動以吉凶禍福為言以恐動天下以起不孝之心嗚呼葬親而欲徼福於無知之神此何心也哉此不孝之甚者也某甚悲之使世無青龍白虎之神獨火太歲之神則已如其有之必不垂祐於謀葬其親避忌畏惡遲延歲月以徼福於一身之人不孝之子矣何以知之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

曰執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人皆以龜為有知也豈有為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神反不如一龜之有知乎先王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某今葬其親以義合禮安敢不以先王之道為法邪又安敢不以先王之道正鬼神邪某又觀先王蜡祭之法曰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今以葬先人斬伐林木斵掘土膏雖幽冥中念人子之心不以為忌而某所以事鬼神者亦安敢不以禮義而再拜告也嗚呼先王之道神明知之久矣區區之言非特正淫巫瞽史之說將以開先王之道使為人子者以奉其親以事鬼神以窮後世紛紛之論不敢以吉凶禍福動其意而一以純孝為心神如有靈庶或相之

眞德秀讀書記纂司馬氏論葬曰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謂卜地決其吉凶耳非若今陰陽家相其

山岡風水也國子高曰葬者藏也又曰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明無地不可葬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益以會葬者遠近有差不得不然也然禮文多云三月而葬益舉其中制而言之案春秋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辛巳葬定公雨不克葬壬午日下昃乃葬何嘗擇年月日時也葬於北方北首何嘗擇地也今世俗信葬師之說以為子孫之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繫於此議論紛紜至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者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豈忍暴露其親而自求利邪悖理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扣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擇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擇必數處者以備卜之不吉故也或曰世人久未葬者非盡以陰陽拘忌之故亦以貧故也子曰孔子有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又子游問喪具孔子云云昔康范千里負喪郭原平

自責營墓豈待豐富然後葬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寢苫枕塊蓋憫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仕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而程子則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謹須使異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窑合二先生之言觀之以安親為心則地不可以不擇其擇也不可以太拘擇焉而不至於太拘則葬不患其不時矣然世人多遷延不葬者以昆若弟各懷自利之心而野師俗巫又從而誑惑之甚至徧給其賂而紿之以私已愚而無知者安受其欺而弗悟也夫某山彊則某支富某山弱則某支貧非惟義理

所不當問雖近世隂陽家書亦有深排其說者唯野師俗巫則張皇煽惑以為取利之資擇地者必先破此謬說而後無太拘之患

為人子者所當深察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其他日不為城邑道路溝渠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說殊未通夫木生於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為朽壤蕩為遊塵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說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不吉一掘未已至掘三掘四者有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說至骨肉化為仇讎者凡此數禍皆璞之書為之也若如璞之說璞既精於風水矣宜妙選

吉地以福其身以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而子孫卒以衰微則是其義已不驗於其身而後世方且信其遺書而尊信之不亦惑乎今之術者言墳墓若有席帽山子孫必為侍從官蓋以侍從重戴故也然唐時席帽乃舉子所戴故有席帽何時得離身之句至宋朝都大梁地勢平曠每風起則塵沙撲面故侍從跨馬許重戴以障塵夫自有宇宙則有此山何貴於唐而賤於今耶京丞相仲遠豫章人也崛起寒微祖父皆火化無墳墓每寒食則野祭而已是豈因風水而貴哉

熊朋來曰古者卜葬卜日而未嘗擇日故陰陽拘忌之說不至惑人以春秋所書考之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姜氏入是年歲次辛亥八月丙子朔乃初二日也八月為夏正六月初不以月破為嫌文二年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二月為夏正十二月亦不以月建為嫌至於葬則經多書其日惟莊九年七月丁酉葬齊

襄公閔元年六月辛酉葬莊公文十八年六月癸酉葬文公成元年二月辛酉葬宣公於後世葬日為通如隱三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十七年八月癸巳葬蔡桓侯十八年十二月己丑葬桓公莊四年六月乙丑葬紀伯姬二十二年正月癸丑葬文姜三十年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僖二年五月辛巳葬哀姜十八年八月丁亥葬齊桓公二十七年八月乙未葬齊孝公三十三年四月癸巳葬晉文公文元年四月丁巳葬僖公五年三月辛亥葬成風九年二月辛丑葬襄王十七年四月癸亥葬聲姜宣八年十月己丑葬敬嬴成三年正月辛亥葬衛穆公二月乙亥葬宋文公十五年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十八年十二月丁未葬成公襄二年七月己丑葬齊姜四年八月辛亥葬定姒九年八月癸未葬穆姜昭七年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十一年九月己亥葬齊歸定元年七月癸巳葬昭公十五年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乃葬

辛巳葬定姒是皆不合後世葬日丁巳雨不克葬而戊午葬古人未嘗拘忌可見陰陽家擇日古人所不論但卜日取吉而已春秋之葬惟莊公以子般卒而葬緩餘或逾月或三四月即葬後世為陰陽拘忌至數年不葬曷不觀於春秋乎

吳澄曰葬師之說盛於東南郭氏葬經者其術之祖也葢必原其脈絡之所從來審其形勢之所止聚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然後乘地中之生氣以養死者之留骨俾嘗温煖而不速朽腐死者之體魄安則子孫之受其氣以生者不致彫瘁乃理之自然而非有心覬其效之必然也若曰某地可公可侯可將可相則術者倡是說以愚世人而要重賂者也其言豈可信哉

趙汸葬書問對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

考周官冢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次二曰族墳墓則葬不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宫宅地形與相人之書並列葬地之法其肇泒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述上下岡壟之狀大略如今葬書尋龍捉脈之為者豈東漢之末其說已行於士大夫之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曁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悖謬取禍豈亦分定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興必先多潛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愚

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為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植私窺利之一端耳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悖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葢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違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柰何者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必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耳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問者又曰凡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乃後世之標準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斂首足形還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

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魄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歷祈天永命歸於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學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槩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憾於愼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

方孝孺曰世之葬親者多信葬師之說徼休咎於無情難驗之川阜時可葬矣泥於山川之利否而不即葬或至於終身或身死而委櫬於子孫甚者子孫恐葬之禍其身舉而棄諸水火葬親以禮者世反非之為愚嗚呼是何其不察而至於此極乎葬師之動人以禍福其說甚佞人之昌隆盛熾者其先必有厚德之遺貧賤夭絕者必有餘惡之著山川何與焉誕者則不然聞有貴富之人於此則歸福於其塋域曰此

其形也此其徵也於葬之法宜爾也聞有貧賤之人於此則曰此葬之罪也此於法宜至於斯也信斯言也則人之多財而力足者皆相率而為不善及乎死也求善地以葬其身則可免子孫於禍夫孰肯為善乎葬師祖晉郭璞書其書苟可信璞用之以葬其祖考宜有奇驗不誣而璞卒死於篡賊其身不能福而謂能福乎人其可信否邪世之人多信之不知自陷於不孝而莫之贖也吾今以告吾族人葬卜吉凶而勿泥葬師之說期必以三月三月不能至五月五月不能至七月過一歲者衆共罰之

丘濬曰愚案風水一節其希覬求富貴之說雖不可信若夫乘生氣以安祖考之遺體蓋有合於伊川本根枝葉之論先儒往往取之文公先生與蔡季通豫卜藏穴門人裒粮行紼六日始至蓋亦慎擇也昔朱子論擇地謂必先論其主勢之強弱風氣之聚散水土之淺深穴道之偏正力量之全否然後可以較其

地之美惡後之擇葬地者誠本朱子是說而參以伊川光潤茂盛之驗及五患之防庶幾得之矣

都穆曰葬不欲其速朽比化者無使土侵膚人子之情也山形完固不犯水蟻不近田疇土膏明潤梧楸森鬱死者之宅永安子孫自陰受其庇矣若必待吉地暴露淺土惑於異議葬後遷移使祖父魂魄無依骨肉零落天且殛之矣何福之能來　又曰大興劉公機其父卒於任公時為學宮弟子徒步往護喪歸遂卜葬族人泥於陰陽家言各以生年與葬期相值久不克葬陸禮部淵之來弔問故族人具道所以公從屏後趨出泣拜曰願以某生年所值日葬父乃克葬後公官至南京大司馬贈宮保則葬日吉凶何必拘而多疑乎

王廷相曰葬有風水之說何如曰邪術惑世以愚民也古之大儒已歷詆其謬矣曰今之學士大夫尚崇

信而不為之變何也曰茲習染之深乎或貪鄙之心
囿於求利而為之也夫上世之人其親死則舉而委
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其顙有泚乃歸反虆梩
而掩之葢未知藏其體之為善也聖人緣此遂易之
以薪而葬之中野又不忍其土親膚也後世聖人復
以瓦棺堲周葬焉又恐其體魄之不固也後世聖人
復易之以棺椁是葬之為道也歷世相承以漸而後
盡善如此曾何有於擇地又何論夫風水環聚山川
形勝之利也哉葢人子於親之生也必欲得居室臥
具之美以樂其生及其沒也亦欲得善地以藏其體
魄此孝子仁人事死如事生之意也今乃緣之以規
利不孝之事莫大於此故令之擇地者取其方向之
宜土脉之厚生物之茂足矣所謂風水龍虎之妄說
詎可信而惑之乎曰程子去五患之論何如曰此亦
未易懸斷者也何也使葬在山谷之地其不為道路
城郭溝池耕犂所及或有之而不為貴勢所奪亦未

易保使其在平原大陸之野遇其市朝更易陵谷變遷非道路則城郭非溝池則壟畝他人不得於奪而據之矣而所謂五患者又焉能保哉君子之葬其親也亦本諸禮盡其心力而為之諸非其力之可及智之可周者付之天而已矣

黄省曾難墓有吉凶論案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為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先王之世君臣宗族葬同一墓生相愛親死相依眷仁之至義之盡也其為葬道若是而已後世饕劃富貴之人衆而奇邪之流乃興故為堪輿風水之説以簧鼓於萬世以為天下之人貴賤由墓地之興衰貧

富本葬辰之凶吉與凡一切顯晦隆替之事皆關係於三尺之黄土上自朞鉉下至閭閻莫不俛心帖耳而信之迎術師若綺皓尊青囊如六經登高相脈捏妄指空陟險求龍談虛恣偽日浸月盛家無不相之墓墓無不擇之穴穴無不選之葬天下之人皆憒昏妄冀於爵冕金玉之榮聾眊於其小術之中而不悟亦可悲矣今其言曰葬者所以乘生氣也五氣行於地中人受體於父母本骸得氣遺體受蔭子以其說為虛也信以為然則本骸宜常得氣遺體宜常受蔭帝王之後常為帝王公侯之嗣常為公侯朱頓之胄常為朱頓然後其說為可信也然葬埋之術莫尚於唐宋亦莫盛於唐宋自當時而觀之唐則有若三原高祖之獻陵敬宗之莊陵武宗之端陵九嵕太宗之昭陵梁山高宗之乾陵龍泉中宗之定陵豐山睿宗之橋陵金粟玄宗之泰陵武將肅宗之建陵檀山代宗之元陵嵯峨德宗之崇陵金甕順宗之豐陵金幟憲

宗之景陵堯山穆宗之光陵天乳文宗之章陵仲山宣宗之貞陵紫金懿宗之簡陵宋則有若鞏縣昭武太祖太宗真仁英神哲之八陵會稽寶山㣲高孝光寧理度之七陵皆師極天下之妙工土極天下之貴穴曰極天下之良辰可謂卜之嚴審之極矣生氣可謂乘矣本骸可謂得氣矣何唐之祚卒移於五代宋之祚卒移於元陵寢之地今為蔓草牧羊之所而帝王之後或流而為氓伍化而為僕隸而遺體不為之受蔭乎帝王不能蔭子孫以帝王則知公侯不能蔭子孫以公侯朱頓不能蔭子孫以朱頓也亦明矣推原其始不過因人情之澆壞世皆希慕富貴之人學究之徒覬為卿相猗桑之女庶為后妃搴旗之輩思為建牙不軌之徒仰為王侯故術者造為不經之說迎其情中其欲豫為之兆遠為之期故得行其術而竊其貲爾長揞奪之風作叛亂之氣起非分之望騰無將之心甚非國家之福也今一世之人方且羅網

於其内如夢不寤如醉不醒雖圭璋特達之士亦且甘其誣偽之説而亦何罪於庸庸瑣瑣貪汚細下之人乎

髙岱守潼宣訓葬者藏也藏者完歸於土之義人子於其親之完歸乃假之為身家謀為後嗣計一求於風水再求於年月各執其房分而阻於卦例星辰之吉凶各持其年命而撓於干支龜筮之生尅遂至累數年數十年而不克葬豈思生者禍福之來尚未可必而死者暴露之父已大可傷也哉又有溺信風水至侵占他人山地冒認他人祖墳伐人冡棄人祖父母骸骨怨連訟結底死求勝至於傾家棄業而地終不可得親終不成葬福應尚遠禍應至近亦可畏哉故親親終必照常期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唯風不露水不嚙蟻不親足矣宋儒之言曰有水以界之無風以散之此風水之説也

王兆雲説圃識餘世人酷信風水之説至有暴露其親數十年不葬者江浙之間信之尤甚爭地結訟風

水不成而家已破敗者徃徃而是不知古人卜其宅兆但謂吾親於此焉藏須擇安穩之地使後世耕犁不及而已未嘗有求福利子孫之念而後人妄信術家之言甚有葬而復遷幾葬幾遷者惑亦甚矣大抵風水之說難曰盡無但遇與不遇自有默主之者耳文衡山家自高祖遷吳以來世不信風水今祖塋三所皆當時偶得其地因營冢壙亦未嘗謀之地師求所謂龍虎水沙之說然二百年來人文科甲不斷視營謀風水之家蓋不知幾成敗矣

吕坤四禮疑物有宜一邑不宜一郡宜一社不宜一鄉者地有跬步美惡泉有咫尺甘苦者然乎曰然葬獨不然耶曰一墓之子孫吉凶禍福壽夭貴賤同乎吾不敢謂不然有不同乎吾不敢謂然　山水一區形勝彌望如蜀之内江晉之蒲坂閩之晉江皆縉紳淵藪謂非地靈人傑可乎然不能人人皆縉紳何耶

堪輿家謂點穴不錯絲毫是矣然一墓子孫皆鍾一氣吉凶禍福夀夭貴賤未必人人皆同又何耶故擇地宜先形勝以安死者之體魄而生者之福利非所問朱元晦一代名儒乃不勝其福利之心而葬父母於兩地是平生之一迷也吾不能為賢者諱之 禮士葬不逾月今也子孫重利益惑年命各爭所欲遂致數年不得入窀穸

不火其書禮法不行

陳龍正曰客問久停不葬者以不孝論何耶答曰此為借親圖福者罪也夫葬固為死者計而非為生者也惟土能變化萬物非但草木雖金石之堅皆土氣噓育而就莊生云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惟土能之五味入土能失五彩入土皆敗化神奇為臭腐土之能也荼蓼朽止黍稷茂止化臭腐為神奇土之能也人既死入於土中常翕不闢常靜不動骸氣與土氣相得使其質澤而不枯其色鮮而不敗其

神安而不震驚及千百年之久而悠然返於空無惟
土能之蓋亦有化為神奇之義焉仁人孝子非不繫
戀也非不能珍祕其先也惟宅之華屋襲之衾牀被
之錦繡皆非所安故雖帝王之貴哀慕既畢舍殿宇
而即山丘覆以厚土誠見夫土之賢於華屋衾牀錦
繡也土氣誠得則其所變化衍而為子姓華而為富
貴堅而為眉壽秀而為英賢非神奇之驗耶記曰葬
也者藏也藏也欲人之弗得見也又曰人死斯惡之矣是
藏其親者特掩人惡而已耶雖非圖福也亦為人也
墨之薄葬是已知入土為安之實則葬固為死者計
而非為生者也亦非掩人之見也子視親身誠珍之
誠愛之是以藏之是以不敢苟藏之必且厚其棺堅
其椁擇其地然後死者安而生者之心亦安故葬宜
速也又宜慎也並行而不悖也而詭託正誼苟且不
擇地者其為忘親又庸異於停親圖福者乎聖人云卜
其宅兆而安厝之蓋親之生也求恍其志雖竭力不

為奢死而求善地以安之使無土中諸患情自不能已也避求福之嫌委之適然此正名根何名信道

柴紹炳原葬論葬者藏也藏之為言使人勿克見也孝子慈孫於親死而葬之不忍其有暴骨焉於是始死有斂斂而殯殯已而葬葬者掩藏之風雨霜露之勿侵狐狸蠅蚋之無蠚也故虆梩而掩上世為已愈於壑矣然則下坎上土厚衣之以薪埋諸中野不封不樹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此其效也中古聖人則又因為之制易棺槨别域兆飾器具樹林木詳定月日加以封識使富貴貧賤各自殫其力本吾親體魄所藏寧厚毋薄義取諸大過以此後世乃流於術家者言頗陳形勢剖判地脈并歷陰陽其究極尺寸微茫向背殊利而為人子若孫者亦以幽壤精埔關生人禍福延至親死不葬遷延擇地覬覦多端墳壟離析彼我相軋或爭奪利便數起獄訟又人是所師甲可乙否臨事熒惑謀同築室吁亦甚矣昔漢武帝時

聚會占驗則有所為堪輿家班固藝文志載形法六家中有宮宅地形二十卷事始萌芽不知何祖至晉之郭璞號能精此理術又秘莫可考當世譚者傅會影響指天畫地動成虛誕語云山川而能語地師食無所葢言術家之罕得當也且先古聖王制作悉其聰明吉凶趨避與民同患故自卜筮醫藥具有成書比於墳典假令相地卜藏果繫善敗聖作明述豈獨刪遺則堪輿一家正復奇中於道不足深論明矣周官有冢人墓大夫掌公墓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民族葬以昭穆為左右晉之諸大夫葬者畢於九原是不擇地也在禮凡喪葬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士庶人以次降殺是不擇月也春秋書九月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與時也往者地與月日時皆無可擇而春秋以王公卿大夫世不失祿地師之效罕有聞焉然則近今葬家畫方隅伺晷度拘忌鬼神科指細碎事應荒忽徒

此紛紛究何為者哉如曰某地吉法當貴顯某地凶法當夭絶某方利宜於適長某方害宜於支庶某時雖良當先通後塞某時雖不良當先落後榮抵掌而談若操左券合右契然此毋慮有驗有不驗即親死之謂何而因之以為利也藉孝子慈孫不忘先人體魄所藏必求安土而居之揆之於道未為無據是故擇地營兆卜日而行事謹避烈風靈雨不能襄從遠巖險渚澤衢路恐其崩落停汙蹂踐為異日患也禮由義起於是為盡耳而牽於術家之説妄冀非分遂至坐失事會祖父遺骸踰時野次夫禍福在天廢興由人而假先王抔土以希不可知之利澤轉相濡滯暴露不收是乃罪之大者矣嗚呼豈不痛哉柴生曰予家自宋南渡以來墓道凡數處其居南山者先世皆用族葬至贈中書公始葬孤山而先觀察祔焉已而先伯光禄武選兩公暨學博先府君後先捐館重於卜地窀穸未圖蓋積有年矣歲壬午予乃創議從

史羣從間遂舉先廬各以昭穆祔葬一時鳩工於是光祿公葬狐山之左武選學博公葬南山之左之右大事既訖舉宗無他頃者予遣亡婦燮念其遺言欲就南山祖塋下隙地購而埋之或有以堪輿之説進者予謂彼婦人知入土爲安耳且須之何時壤土惡不猶愈暴露乎且顧當世君子力追古道矯持末俗上行下化俾葬其親者務所自盡地上地下惟封樹是謹即長逝者體魄有所即寧而毋聽術家所眩多此紛紜也故曰葬也者藏也作原葬

朱董祥論葬書人事之大莫大於送死送死莫急於藏其體而安其神先王知之故制爲貧富可行之禮後之人子不考其禮之當爲而妄求荒誕謀身之術則鬼神情狀有大不得已者矣夫人性本於天身本於地而生必由父母生有身心死有魂魄魂氣升於天魄降於地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然魂非死而遂歸

於天也魄之歸地百年而後為土也人之身性雖本於天地必由父母而生則其生自有祖而有之故其死亦必自禰而祖而曾高而後乃歸於天喪祭之所以四世而盡神主所以五世而祧也始死而復招其魂也定期而葬藏其魄也死而不復則魄散過期不葬則魄厲而魂不安則亦散散則為厲子孫夭短宗祀覆絶皆由此也後世不明鬼神之理死不旋葬而暴露其體至有過重其體而輕其神者皆失鬼神之依矣故曰鬼神情狀有大不得已者矣先王之制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春秋傳則以大夫三月士踰月近代著令自王公以至庶人皆三月而葬過則為暴露律曰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不葬者杖八十禮曰未葬服不變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祥禫除服食肉飲酒從遊四方嗚呼安矣哉夫葬有厚薄有緩急未有公行停棄

經年不葬者也厚葬者禮所得為分所宜為而財力又足以為盡心焉而為之稱家之有薄葬者禮分雖得為財力不能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土周於棺縣棺而封稱家之無緩葬者主喪者在外或疾病不勝然苟有遲久則以次代之未有經年輕棄者也古之人所以奔喪有先之墓哭也急葬者或時值變故或身家多難斂畢即葬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有是四者則貧富可行不待勉也後世不讀禮惑於陰陽家邪說卜兆卜日不告於祖不質諸蓍龜而拘於歲月日時之休咎山川岡阜之形勢乃卜也惟謀計子孫之利害而父母之安危弗問豈不悖與愚嘗謂陰陽家曰儒家之論風水甚備家禮所載極詳如須計後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勢豪所奪不為耕犁所及其為死者亦已至矣從未以子孫之禍福壽夭富貴貧賤為說也形體暴露則神魂不安子孫夭絕根本失則枝葉彫謝必然之理也遵禮速

葬而反禍則先王之禮亦害人之具而已矣胡為三代以來聖賢大儒無不諄諄以葬為急也哉故嘗論風水之理譬諸置椅卓於室或南北或東西所向必正地有高低則以瓴瓦厚薄平之不偏側也至飲食餚饌必由內備非平正椅卓即可致也今以風水之善不善為子孫禍福壽夭富貴貧賤是平正椅卓而生飲食餚饌也不亦誣乎夫禍福壽夭富貴貧賤人自求之耳循禮則受福妄為則受禍寡欲則多壽淫奢則短夭務本節用而自富勤學不惰而自貴反是則貧賤其於風水何與哉嗚呼聖賢之所以不擇時不擇日而急於葬親者以人子之年非必同於父母之壽也不幸旦夕而死則父母終於永棄矣況人死之歸土猶生之居室飲食不可少闕也死而不葬而曰貧乏不能待有而為風水不善擇美而舉是猶事父母者不與居室而曰俟富而登以黃屋不給飲食而曰俟貴而供以五鼎有不飢寒而死者鮮矣司馬

光曰陰陽家立邪說以惑衆為世患於喪家尤甚又曰人所貴於身後有子孫者為能藏其形骸也其所為乃如此曷若無子孫死於道路猶有仁者見而殣之邪豈不大可痛憫哉　昔劉向諫起昌陵述古聖人自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皆以薄葬而久安若宋桓司馬吳王闔閭秦始皇無不厚葬而速禍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夫天子士庶人之分雖不同而死生存亡得失安危則一也三代以下諱言鬼神故其理不明而陰陽邪說得以鼓惑之山川時日欲以人謀亂其吉凶而易其休咎富者越禮僭肆貧者妄求停棄破產敗家遺失尸柩莫不由之甚至一墓也此禍而彼福此利而彼害同氣相爭昆弟擾奪豈不愚哉夫葬也者藏也藏其形體而使神安於主也古者墓無祭謂魂氣不依於魄也春則埽之秋則封之翦除其荆棘增其土使之完固可久而已古之聖人擇不食之地而葬焉亦此意也廣其地工其塋壙

築臺榭起宮室不惟後世為勢豪所奪子孫貧困自必棄焉即不然賦役重而追呼迫生者不寧則死者不安由此觀之葬之宜薄而不宜厚也古今所同利也天子庶人一也後之人舍其利而趨其害其亦弗思焉耳嗚呼人之死也速葬循禮則安停柩厚葬則多危惟薄則可速欲厚則遲厚葬者發掘之媒停柩者委棄之漸可不慎哉　物之成也有時愛而畜之者必於其成而遂藏之可固久而不敗稻成於冬則藏於冬麥成於夏則藏於夏黍稷菽果無不以其成而遂藏人之葬也亦然葬藏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其不同者治具有費省會送有遠近貴賤有隆殺也天子諸侯之葬雖遠於士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以下三日而殯不相遠也殯葬道也殯而後葬猶立重以易主也重以寧魂殯以定魄故曰殯葬道也嘗考葬之載於書者莫詳於春秋然不能盡述舉其自春而冬自正月以至

十有二月者各略言之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冬十有二月癸未葬宋穆公桓公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夏五月葬曹桓公十有四年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十有五年夏四月巳巳葬齊僖公莊公元年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葬曹莊公宣公八年夏六月戊子夫人嬴氏薨冬十月巳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成公九年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襄公九年夏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二十有九年夏五月庚午衛侯衎卒秋九月葬衛獻公昭公十有四年三月曹伯滕卒秋葬曹武公二十有五年冬十有一月巳亥宋公佐卒于曲棘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定公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六月葬陳惠公由此觀之葬未甞擇月日也隨

死者之月日先王之禮當代之制而已後世不明其禮葬必擇月擇日而月日之吉凶不推死者之生卒而以生者之年歲干支是為生不為死也甚至信葬師之言葬師曰利不惟後日之五患不計即目前之五患亦不為顧近道路者葬之近城郭者葬之近溝池者葬之近耕犂者葬之近勢豪之宅地者葬之一曰不利則停棄不葬公行祥禫嗚呼何意也夫有知有識乃謂之人藏父母之形體不遵先王之禮當代之制而聽之陰陽巫術其知識亦可悲矣春秋者孔子之刑書與禮相表裏者也書葬必先書卒葢謂葬不可緩而月日有定隨其卒而不易寒暑無間金革之事不得奪故自正月至十有二月自春而夏而秋而冬無時不葬無月日不葬也此皆諸侯之禮也諸侯五月而葬非有大故不敢過僭天子之禮况大夫以下皆三月而葬而反僭過於天子七月之制乎是以經年不葬而律重治其罪也夫喪有本末有始終

哀者喪之本服者喪之末也葬者喪之始祥禫者喪之終也徒服而不哀本失矣務末奚為不葬而祥禫未始也何以終之嗟夫物之成也人苟愛之必隨藏而不久停父母之形體乃以生者之故久停而不葬豈愛親不若愛物哉

張栻題贈地理卷後 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也今之談地理者率以為印龜然富貴利達當自致未可專以地理言夫景純既能知水之為陸乃不能逆善其先人之窀穸以自全何哉蓋吉凶由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且以不才之子不學之儒有能以地理而取科第者乎

不仁之人不善之家有能以地理而保生産者乎不業之農不耕之田有能以地理而成穀實者乎苟不求諸我而徒求責富貴利達之報於彼終無已夫建溪吳叔靖學景純之學游士夫間然叔靖固非誤人者正恐人不自脩反誤叔靖耳語曰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叔靖以此語人必以子語為然而汲汲乎人事之自脩則叔靖之術因是而益驗矣

乾學案張南軒云景純葬書東漢以前無有

也今之談地理者率以為印龜而後漢袁安傳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一處葬此地當世為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焉此即後世地理之說則後漢時已有未必始於景純矣

胡翰風水問答序烏傷朱君彥脩故文懿先生之高第弟子也少讀書從先生遊最久嘗有志當世克賦有司

不合退而業醫猶幸而濡沫及人也著書數萬言曰格致餘論人多傳之而君之醫遂名海右又以陰陽家多忌諱不知稽諸古也復著書數千言曰風水問答書成示予雙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謂至矣易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確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隤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觀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聖人孰與焉而漢魏以來言地理者往往溺於形法之末則既失矣至其為書若宅經葬經之屬又多祕

而亡逸不傳則失之愈遠矣朱君力辨之以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為宮室以處審曲面勢得則吉不得則凶其理較然及其死也宗祖之神上參於天舉而葬者枯骨耳積歲之久并已朽矣安知禍福於人貴賤於人壽夭於人哉故葬不擇地而居必度室據往事以明方令出入詩書之間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為都邑宮室設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職公墓

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擇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為得也惜其書不見於二百年之前紹興山陵改卜之議晦菴朱子以忠貫禍夫以一世豪傑之才千古聖賢之學萃乎其人觀於天下之義理多矣而篤惟蔡元定之説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何文定公得朱子之學於勉齋四傳而為文懿君受業先生之門計其平日之所討論亦嘗有及於斯乎不然則是書成於先生未易簀之日必能是正其説傳信於人而

顧使翰得而讀之豈知言哉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
襄事之初匍匐將命而不暇擇嘗惕然於先儒土厚水
深之言於是得君之書欣然如獲拱璧昔里有余禎者
以是術游江湖間邵菴虞公深敬信之其著書曰地理
十準虞公稱其有得於管輅王吉之傳力詆曾楊之非
而不悟指蒙非輅所作則與翰同一惑也書之於篇朱
君其幸終有以教之
宋濂慈孝菴記古者萬民之墓地同於一處故設墓大

夫正其昭穆之位掌其爵等小大之數分其地使各有區域而得以族葬之自世道既降而相墓巫之説興謂枯骴足以覆燾乎後昆謂福骳賤貴盡繫乎岡巒之離合丘陵之偭嚮一以此鉗劫愚俗而專竊墓大夫之政柄世之欲葬其親者輒斂容屏氣伺候巫之顔色巫曰此可葬雖踰都越邑亦匍匐而從事巫曰不可葬雖近在居室之旁百利所集者亦割忍而違去之致使父子兄弟本一氣也一在天之南一在地之北吾不知其何

說也安得卓識者出相與攻其繆妄也哉予方為斯歎而同里張君榮忽以書來曰吾父母既沒葬於家東北一里黄隖之原既而吾兄又捐館舍吾則以謂吾兄父母之子也其生未嘗頃刻離膝下死後而他葬之使死者無知則已脫或有知焉吾恐其心當愀然不寧也迺於父母之側攻位而藏之吾父母藏於是吾兄復藏於是吾夫婦幸未死他日或溘先朝露去將焉之又於兄之側十步預作二竁以俟而别建菴廬號曰慈孝俾學

佛者守之吾知父子之親如是而已巫之言雖巧如簧吾固掩耳而弗顧有間也嗚呼予嘗歎人之所見不能盡同故雖有蘊於中而不敢揚言於人竊不自意張君之見已能與予同推而至於四海之廣九州之衆其見之同者又惡知無其人邪使同者至於十百焉或千萬焉則巫之舌不能勝而古者族葬之説可以漸復矣矧中原士大夫家多以昭穆序葬唯其行有汚於先人者治異其兆域衣冠之蟬聯在在有之人之富貴利達其

不繫於地也昭昭矣奈之何怵於淫書末技而眩惑於是非也嗚呼若張君者其可謂卓識之士非邪庸因請記卷之成緒而攄其所見如此知言之士必有取焉

顧湄曰閻錄葬書中有八卦五行經託於黃帝所作豈黃帝時已有其術邪周禮辨兆域正墓位尚書卜澗東瀍西毛詩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周時固有之矣而禍福之說無有也漢藝文志有宮宅地形書二十卷既有其書斯有其術後漢吳雄營人所不封土擇葬不問時日趙興不卹諱忌故犯妖禁而兩家子孫益用豐熾陳伯敬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後不克考終時人罔忌禁者多諓為證則後漢時已有師巫禍福之說而信與否則存乎人也

讀禮通考卷八十三